



【儒林经济】

一个科级水务工作者，贪污金额可上亿元。想来为打点关系，此小官也没少送。但送来送去，剩下的利润还是超出一般人想象。

买官卖官的成本核算

王国华

《儒林外史》有这样一个情节：高翰林家里来了位三十年前的老友，姓万名里字青云。退休后在南京养老的高翰林把亲家秦中书请来作陪。相互介绍时万青云说自己现在也是个中书。中书为中国古代基层文官，一般为从七品。明清两代相沿，设置在六部等中央机构官署，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中书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也有保举来的。若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还可充乡试考官。

一看是同僚，秦中书来了兴致，问，你什么时候能“补个班”（即外派）？这次为何出京？万青云没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是说，中书的班次，进士是一途，监生是一途。我这是办事职衔，亦即不是通过科举得来，将来终身都脱不得“办事”。很难加到翰林学士，外派基本没戏。秦中书遗憾地说，当了中书无法外派，这就不如不干了。

但秦中书还是提出明天请万青云吃个饭。同为中书，将来没准儿用得着。结果在秦家的酒席上，万青云被地方官当众拿大锁链子带走。一众客人都发呆。后来还是冷眼旁观的侠客风四老爹提醒他们应该去打听一下万青云为何被抓。打探以后得知是一桩大家都搞不明白的糊涂官司。接着风四老爹又亲自去见了即将被押送走的万青云。万青云向他道出真相：自己牵连了一桩钦案，这桩官司不大，但自己其实只是个秀才，并非中书。将来解回去，钦案倒也不妨，但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风四老爹问，你假如是个真官回去，这官司能不能赢？万青云说能。

于是，喜欢行侠仗义的风四老爹出手了。他先是找到秦中书，告诉他，从他家抓走一个钦犯，这事儿他是脱不了干系的。要想把自己挣出来，唯有一个办法，即，万青云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不破。那么，如果让他的官司不输呢？只有把他的假官变成真官。秦中

书问，他已是假的，如何成为真的？风四老爹说，你的官是怎么来的？秦中书答，我是遵例保举来的。风四老爹问，你保举得，他就保举不得？秦中书恍然大悟。两人商定，由秦中书的亲家高翰林出面，委托在京城中倍儿有面子的施御史帮万青云保举一个中书的职衔。钱由秦中书和高翰林各出一半，每人一千二百两银子。

这样，万青云由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接下来，官司一路顺遂，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中的故事。从整个过程看，万青云从落魄秀才到中书，其实没什么难以逾越的门槛，花钱就是了。与其提心吊胆地扮演假中书，不如直接拿钱买一个真的来。只要钱能摆平的事儿，都不是算事儿。但他为什么没有去办这件事儿呢？估计还是成本核算的问题。他向风四老爹坦白冒充假官的原因时说：“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吸雨。说是个中

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也就是说，他只想骗吃骗喝，没有更大的追求，没有想过一个真正的中书能过怎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不过，书中也提到万青云看到秦中书家中的排场时，心内产生的震撼。秦中书家门口有一箭阔的青墙，起花的大门楼。大门里粉壁上贴着红纸朱标的“内阁中书”的封条，两旁站着两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脊背后是执事上的帽架子，上首还贴着两张“为禁约事”的告示。小厮们请客人到内厅用餐。饭毕，小厮们又从内厅左首开了门，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万青云同众客进去，见里面原来是两个对厅，比正厅略小些，收拾得很精致。众人随便坐下，下人们捧进十二样的攒茶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在忙着向炉内添上些香。万青云心中暗想：“他们家的排场毕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来？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现任的官府不能叫他来上门，也没有他这些

手下人伺候。”

到此时，万青云也只是羡慕秦中书的排场，没想到这一切都跟人家是个真中书有关。平头百姓没有这样的排场，一个中书才能有。而如此排场仅仅靠那一点俸禄肯定是无法搞得起来的。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出，全靠民脂民膏。万青云当初为骗几顿饭吃，舍不得花好几千两银子去投资。其实，这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我们能看到的，同样是保举得来的秦中书，生活铺张，为免免随随便便能拿得出一千多两银子。这事到今天还有鲜活的例子。一个科级水务工作者，贪污金额可达几亿元。想来为打点关系，此小官也没少送。但送来送去，剩下的利润还是超出一般人想象。

万青云遭此一劫，得到个真中书的头衔，估计没事儿就得偷着乐。如书中所写，即使他将来要还秦中书和高翰林帮他打点的债，应该还有赚头。毕竟是真官啦！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缘木求鱼】

骗子们不断子绝孙，诚实、守信的老实人，日子就很难过；现在我们挂在嘴上的许多美好愿景，也一定很难实现。

骗子为什么绝不了种

木木

骗子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私心一起，骗子应运而生，土壤也就准备好了，碰到机缘巧合，骗子横空出世，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尤为难得的是，骗子极其敬业，一旦跳上了人类的大舞台，要想让其下去，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古今中外，骗子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骗子之所以能如春雨滋润过的野草般蓬勃勃勃地弥漫开来，原因也无非有二：其一，行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成本；其二，适宜骗子繁衍生息的土壤。虽然时薄时厚，但却一直存在。

在无尽的欲求面前，物质总是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既想得到名利、又不

想付出相应辛苦的那类人，难免就会想方设法地另辟蹊径，但小路抄得过于便捷了，大约距离骗子的行列也就不远了。如果行骗被抓的概率不高，或者即使被抓但所受惩罚的力度与行骗的收益明显不匹配，估计这些人就要拾着往那支队伍里钻了。

因此，要想做骗子，骗技出色不出色什么的倒在其次，因为，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或者说糊糊涂涂的人总是大多数，即使再拙劣的骗技也不乏成功的机会，搞好了，整出个轰轰烈烈的局面也似乎不是什么登天的难事；关键是心里要有谱儿——会不会被抓住、或者抓住了挨揍重不重一定要掂清楚。如果一骗就被抓、被抓就被打半个半死，估计就没人愿意当骗子。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似乎还没怎

么出现过，即使一时一地骗子的生存环境恶劣那么一下下，但与漫长的“风调雨顺”的岁月相较，实在是过于不足挂齿了。当年西门豹治邺，虽然很是让当地的大小小的骗子们闻风丧胆、销声匿迹了一阵子，但捱过那段“艰苦”岁月，又是一片“艳阳天”。在中国的人文背景下，西门豹式的人物总显得有些另类，因此很难招人喜欢。

过去如此，现在也差不多。既然没有“西门豹”，行骗的收益又极高，整日浑浑噩噩的“屠丝”们又极好骗，骗子们不大展身手、大有作为一番，还真是辜负了一身本领。古人云，“英雄莫问出处”，现在的人也讲究“成功莫问由来”。只要最后大放异彩、万众瞩目了，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光彩不光彩似乎倒在其次了。

有个知名的饮料企业，早年间创业艰难，为了节省成本，省去了乳酸菌自然发酵的“漫长”过程，而直接往饮品中兑白醋勾调口味。其做法虽为同行不齿，但消费者不知道啊，一味地贪图“物美价廉”，也不琢磨琢磨，美物为何会价廉，于是，这个企业的饮品大卖特卖，企业也如三伏天的发面团一般，迅速膨胀起来，成功了，企业主的形象也日益地高大光辉起来。

类似的例子，这些年来，各行各业都不鲜见。类似的骗子多了，就一定会把所在行业的底线拉低，“好人”或者同流合污，或者退出竞争，把市场让给骗子。这样的状况从根本上扭转，提升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要寄希望于“成功”后能改邪归正，因为捷径走习惯了，谁还愿意流汗流血地找苦吃呢？

前两天，华为的余承东抱怨，“华为拥有上万专利和很多交叉专利授权，但每年依然会向其他专利持有者缴纳很多费用。而国内同业除了向高通缴纳专利费之外，没有向任何专利持有者缴纳费用，这样的市场很不公平”。经他一说，原来这个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高大上”的领域，许多企业居然也蝇营狗苟地苟且着，就难免让人失望。

估计余承东抱怨两句，也就那样了。没有“西门豹”，抱怨的人再多，估计骗子也很难绝了种。而骗子们不断子绝孙，诚实、守信的老实人，日子就很难过；现在我们挂在嘴上的许多美好愿景，也一定很难实现。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南腔晋调】

一个公人押送囚徒往住店就不需要付钱的社会里，再严格的登记制度也白搭。

宋朝的酒店管理学

晋东南

俗话说：穷家富路；又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无论古今，无论平民百姓还是英雄好汉，住店都是个难题。

王进为躲高俅之祸带着老妈走走延安府，快到的时候，高兴过了头，耽误了住店，只好投宿史家村，受到了地主史太公的热情接待，王进感激不尽，连忙表示按惯例给付房费，太公说了一句很靠谱的话：如今世上，哪个顶着房屋走哩。梁山英雄们都是东奔西走不安分的人，住店几乎成了他们的必修课，隔三岔五要和形形色色的酒店

打交道，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酒店管理制度。

从王进的遭遇来看，那时酒店业尚不普及，所以史家村这样的庄子就是正式酒店的补充，是当时的农家乐。条件还不错，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还负责给骑行的牲口上草料，未了还提供热水洗脚。王进的老妈有心口疼的毛病，史太公还从县里给抓药治疗，管侍得很妥帖。

当时的酒店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公人押送囚徒住店免费，这不是官方规定，而是潜规则。第八回，董超薛霸押送林冲去沧州，离城三十里时

住店，书里说：不要房钱。到第六十二回里，依旧是这二人，押送卢俊义去沙门岛，走了十四五里天色将晚，就要住店，书里说：旧时客店，但见工人监押囚徒来歇，不敢要房钱。呵呵，这次交代清楚了，不是“不要”，而是“不敢要”。那这些应付的旅费哪里去了，理所当然落入公人的私囊。

宋朝酒店有表面非常完善的登记管理制度，第十八回《美髯公智赚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做了详细描述。六月初三日，晁盖一行七人为劫取生辰纲扮作客商住店时，选择了安乐村的王家客店。酒店登记的内容很齐

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名谁谁，做什么买卖，都要登记清楚。还要定期审查，每月一次去县里正处报名。按现在的眼光，这些都涉及到了个人隐私，如今住店就简易多了，只要登记个身份证就好，除了严格的登记制度，一些重点城市的酒店，还有一些特别的管制措施。比如大名府，是河北第一大城市，位置比较关键，这里的酒店有规定：不接待单身客人。

这些近于严苛且不近情理的制度，应该说都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出发点都是好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并不那么好。比如酒店登记制度，王

家客店的店小二不识字，如何登记？只好求何清代劳，登记效果自然就打了折扣。白胜假冒李姓登记时，何清虽然起疑，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丧失了扑灭一次劫案的良机。再比如大名府内酒店不接待单身客人的规定，拦不住时还这样的人住在东岳庙的神座底下。从管理的角度说，一个措施往往需要诸多配套措施保证，才能确保没有漏洞。

话又说回来，一个公人押送囚徒住店就不需要付钱的社会里，再严格的登记制度也白搭。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世说新语】

一些条条框框不尽人意，苛刻过分，从而让大权在握者有机会找借口加以变通，执行潜规则。

冷秋语

潜规则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不过翻一翻历史书，不难看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里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这个词。

天朝之中，大官大潜，小官小潜。例如最大贪官和坤，他富可敌国，那些银子都是潜规则潜来的。中华历史五千年经验总结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否则又怎么会有那一句“有钱能使鬼推磨呢”？连“鬼”都能买通，何况是人！

人人都呼吁要公平，坚决反对和打倒潜规则，那么潜规则到底好不好？

从某些角度讲，潜规则还是有“好处”的。一些条条框框不尽人意，苛刻过分，从而让大权在握者有机会找借

口加以变通，执行潜规则，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潜规则，试图达到目的的人才得以成功。眼下考驾照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有关部门授予一些机构开设驾校的权力，并通过程序整顿、框框严苛的培训与考试，有意将考驾照的通过率控制在低水平。如此一来，潜规则就会冒头，揩油与进贡的故事，就围绕着驾照这个本本展开。一些驾校的管理人员和教练捞到了好处，愿意多进贡的学员也节省了拿驾照的时间成本并降低了考试风险，可谓“双赢”。

不过，这个拿驾照的潜规则，却让我吃尽了苦头。这段时间，我在老家泸州报驾校学车要拿驾照，手动挡学费三千多上交完后，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学费呢，还是其他什么费用，因为自打本人学车开始，就不停地交钱。还

没上车，教练发话了，请交打卡费三百。不懂，没关系，反正教练也不会跟你讲清楚，唯一能够讲清楚的就是请给三百块。

上车以后，教练才介绍说车子上装的那个小东西叫打卡机，就是给我们打卡的。我又不懂了，既然打卡机在车上，我去练车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打卡？我是残疾了还是智障了需要您老人家如此殷勤地帮忙？不懂没关系，反正人家也不准备继续解释，这三百你是交定了。

在练习场练习了几天，每天差不多能够练到半个小时左右，七八天后转移阵地去了个叫模拟考场的地方，六十块钱一个小时，然后请上交油费两百，我又不懂了，模拟考场练车交钱也就算了，怎么油费都得我掏？学费干

嘛的？三千多啊三千多，原来真的只是报个名而已。不过，听说最近又涨价了，貌似四千多了。

再接着，转移阵地，考场练车，三百一个小时。认了，谁叫人家叫考场呢？科目二想顺利通过不？想通过你就得花钱去练啊！可是为嘛？为嘛交了三百，还得给领车员中华烟一包或者现金五十，后来才知道，不好意思，这叫潜规则。在等候大厅的墙壁上赫然写着严禁工作人员、吃、拿、卡、要、收受学员香烟。你不懂没关系，看人家已经教你了。

科目三还没考，所以暂且不评论，只是道听途说没关系很难通过，这关系嘛大家自然都懂的，据说得两三千。你说这潜规则有好处没？绝对的有，俗话说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个行

业富裕了一行人不也是好的嘛！何况，还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尊师重道”，“孝敬领导”。不仅如此，还教会了我们做人要学会“变通”，并且到我们毕业的那一天，我想我练好的不仅是车，还有我这个人，从一个圆润的人练就成一个圆滑的人。我亦不知该喜该悲？

其实，在潜规则的过程之中，他们也不曾铤而走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被绞死！更何况这还是唾手可得无需付出任何成本的买卖，即使冒点风险，为了红色钞票上那个男人，也是拼了。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